



— 上卷 —

大明王朝

1566

刘和平
— 著 —

光明与黑暗并行，
清廉与贪腐对决。
盘根错节的政治较量，
惊心动魄的财权搏杀。
读长篇历史小说《大明王朝1566》
解嘉靖皇帝二十余年不上朝的执政之谜，
揭奸臣严嵩权极而衰的真实内幕，
看清官海瑞舍命相拼的反贪仕途！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大明王朝

1566

— 上卷 —

刘和平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明王朝 1566/刘和平 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ISBN 978-7-02-006549-3

I. 大… II. 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15999 号

责任编辑:胡玉萍 装帧设计:刘 静
责任校对:刘晓强 责任印制:王景林

大明王朝 1566

Da Ming Wang Chao 1566

刘和平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930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33.25 插页 4
2008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0

ISBN 978-7-02-006549-3

定价 58.00 元

(上下卷)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极权主义下的道德抉择

——嘉靖与海瑞的意志对决

胡忠信

中国明代历史是一段非常特殊的时代——前有蒙古人的入主中原，后有满洲人入继大统；既想恢复汉唐威仪，又延续了宋代理学思想。但非常吊诡的是，明代也是中国吏治最败坏、价值与信仰崩盘的时代。“群吏朋党，各进所亲，招举奸枉，抑挫仁贤，背公立私，同位相讪，是谓乱源。”在最黑暗的时代，光明俊逸的知识分子就有伸展空间，但也因为政治舞台只不过是极权主义的布幔而已，中国就产生不了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式的历史人物。

《大明王朝 1566》中的两位关键主角，一是嘉靖皇帝，二是海瑞，政统与道统的相互扶持与碰撞，迸发出一段令人铭感于心的历史悲剧与教训。哪怕四百多年以后，嘉靖与海瑞仍然对着我们发出无声的叹息。历史既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历史也是永不间断的争论；读史的目的就是“回顾过去，掌握现在，瞻望未来”，我们从历史的后视镜重新调整方向，思考如何迈出人生的步伐。

海瑞的确是性格古怪的模范官僚。他出身于穷乡僻壤的海南岛，四岁丧父，由寡母一手抚养长大，考功名只有举人资格，四十五岁出任淳安知县以前平实无华，只做到福建南平教谕（当地教育主管），但由于中央政府、浙江省政府的土地、水利政策，海瑞被吸入了磁场中央，成为明代吏治一个象征与典范。

明代开国君主朱元璋治吏甚严，奉行“俭以养廉”传统，官僚薪水

入不敷出,只能依靠“常例”补充生活费与办公费。正如台湾俗谚:“严官府,出厚贼”,明代法律愈苛刻严密,官僚走后门、官商勾结、贪污腐化问题就愈严重。海瑞满脑子尧舜之治、孔孟之道、大明律例思想,个性狷介、刚正、坚毅,但又顽固、不近人情且不知变通。海瑞的坚持道德理念、言行一致令人钦佩,即使张居正都尊称他为“国之利器”;但正如刀之两刃,海瑞的食古不化、毫不通融妥协也令人害怕。海瑞罢官时说出:“举朝之士,皆妇人也。”他把自己置于与所有官僚相对立的状态了。

海瑞的石破天惊之作是在公元1566年(嘉靖四十五年)任户部主事以后,提出流传千古的“直言天下第一事疏”,先把嘉靖皇帝大骂一顿:“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然后海瑞引经据典要嘉靖自我省思、奋力治国,“此则在陛下一振作间而已”。依据海瑞的世界观,只要皇帝正心诚意就可修齐治国,这是典型的人治、德治,与西方民主理念的“人性皆恶”、“监督制衡”的法治制度是完全不同的出发点。

嘉靖阅完“骂皇帝疏”,心中大怒要置海瑞于死地,但宦官黄锦直言海瑞“素有痴名”、早已备妥棺材与妻儿诀别;嘉靖盛怒以后默不作声,在此后数月反复再三研读此奏疏,“感动太息”,心中有了慈悲之心,下不了决心杀有志殉道的海瑞。这就是极权主义下的道德抉择:极权君主嘉靖毕竟是修道中人,仍有其人性光辉一面;将圣王之道内化的海瑞,不懂人情世故的“潜规则”,一心想落实圣贤理念,也造就了他成为“千古名臣”。嘉靖与海瑞的意志对决背后,应是两人的惺惺相惜,无怪乎嘉靖死时,海瑞狱中闻讯“即大恸,尽呕出所饮食,陨绝于地,终夜哭不绝声”。

嘉靖掌握军国大权却成为虚无主义的修士,二十多年不上朝;海瑞满怀高超的道德理念却跃身于滚滚红尘,数度浮沉,殉职南京。本书作者刘和平先生形容“一个是最高权力境界的孤独者,一个是最高道德境界的孤独者”,实为中肯之论。海瑞不能成为马丁路德式的宗教改革家,也无法成为马基雅维利式的谋略家,但海瑞就是海瑞,在

极权主义的高峰期与黑暗贪腐时代,历史学家黄仁宇形容“他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透过这本精彩生动的《大明王朝 1566》,我们倾听到海瑞的心跳,也受到他的精神的鼓舞,我们依然不畏不惧地怀抱信心与希望往前迈进。

(本文作者为台湾历史学者、著名政治评论家)

“无中生有”的写法，采用一种随物赋形的写法，同行们戏称为“太极结构”。首先从天象说起，也就是从“无极”说起，书的开头就写嘉靖三十九年整个腊月到四十年正月十五都不下雪，然后说到“太极”，太极先是生太阴，这个太阴就是嘉靖。由于只有太阴在发动，所以开始时的局面乱成一团，接着阴极阳生，太阳出来了，海瑞就是太阳。嘉靖、海瑞是故事的发动机，周围所有的人都是八卦，都围绕阴阳两极，也就是这两个人旋转。八卦是不断变爻的，怎么变，要变出来才知道，所以我不敢也不能事先列出提纲。

写书前，我只做两方面的具体准备：一方面是史料的准备，另一方面是“思”的准备。开始创作时，就把“思”丢掉，把“理”找出来，用大历史观来观照想要表现的那一段历史。剩下的就是“想”，进入到想像空间。我口述，助手打字。这时刘和平已经不存在了，道家思想中“无中生有”的状态出现了，闭上眼睛，我是“无”的，而人物一一“附体”，于是就产生了作品中的“有”。这样很耗精力，我几乎有一半时间是打着点滴来写。而为写这部书，我个人也已经准备很久。我想我是准备了一辈子。

写完这本书，我自觉完成了“两个突围”：对于传统模式下小说叙事方式的一种突围；对于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如何突破所谓史实约束的一次突围。司马迁的《史记》被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在说史以外，写历史的人还要用文学赋予历史以精神。传

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没有提纲，采用一种随物赋形的写法，同行们戏称为“太极结构”。首先从天象说起，也就是从“无极”说起，书的开头就写嘉靖三十九年整个腊月到四十年正月十五都不下雪，然后说到“太极”，太极先是生太阴，这个太阴就是嘉靖。由于只有太阴在发动，所以开始时的局面乱成一团，接着阴极阳生，太阳出来了，海瑞就是太阳。嘉靖、海瑞是故事的发动机，周围所有的人都是八卦，都围绕阴阳两极，也就是这两个人旋转。八卦是不断变爻的，怎么变，要变出来才知道，所以我不敢也不能事先列出提纲。

写书前，我只做两方面的具体准备：一方面是史料的准备，另一方面是“思”的准备。开始创作时，就把“思”丢掉，把“理”找出来，用大历史观来观照想要表现的那一段历史。剩下的就是“想”，进入到想像空间。我口述，助手打字。这时刘和平已经不存在了，道家思想中“无中生有”的状态出现了，闭上眼睛，我是“无”的，而人物一一“附体”，于是就产生了作品中的“有”。这样很耗精力，我几乎有一半时间是打着点滴来写。而为写这部书，我个人也已经准备很久。我想我是准备了一辈子。

历史之神——正是我一直以来的追求。对我而言，最后只剩下一个真实，就是“心的真实”，这是终极真实，而不是所谓的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达到了这个真实，读者不会斤斤计较于历史而是宁愿相信，作者笔下的人物就是活生生的历史人物，就是嘉靖、就是海瑞。

在此我特别要说一下嘉靖与海瑞这两个人物，他们太值得用文学表现了。嘉靖和海瑞，一位是最高权力境界的孤独者，一位是最高道德境界的孤独者，我与这两位孤独者有着非常强烈的感情共鸣。他们都生活在困境之中，嘉靖不愿做最大的奴隶，却把自己变成了最大的囚徒，二十七年不上朝，足不出丹房，自己软禁了自己；海瑞在自己的精神中建盖了一座牢房，为原则可以牺牲一切，对自己制定的原则绝对不放弃。两个人都是精神的囚徒，但他们互相懂得。

我自认是最后一代汉人，在今天国家经济高速发展、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大河文化（指农业文明）逐渐走向海洋文化（指商业文明）的时候，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否认自己原本是从大河文化，也就是从农耕文明中来的。克罗齐说：“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在历史转型时期，我们这个民族在逐渐丢掉几千年来大河文化留给我们的历史精神遗产，包括优秀的传统文化。我对传统文化的热爱深入骨髓，这是我不愿意看到的，也是许多中华民族的传人不愿看到的。这就出现了近几年呼唤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回归的思潮。

当一种新的思潮来临的时候，你进入其中，并且用作品来表现这种思潮的时候，它本身便承载了一种责任感、使命感，因此作品一出来，就一定会得到强烈的共鸣。我从2005年3月开始写《大明王朝1566》，电视剧2006年3月开机，2007年1月播出，运作速度之快在行业内被称为奇迹。我其实心里很明白，这是因为人们呼唤某种东西已经太久了。

最后我要谢谢我的父亲。我父亲解放前做过记者、主编，解放后是剧团的编剧；母亲是戏曲演员。我从小在剧场里长大，十三岁休学，从父读书，十五岁和父亲一起被下放到湖南农村，生活非常艰苦，每天我和父亲一前一后推车，两个人还比不上别人一个人。但对我

来说那是一段幸运的时光。当时村中有农民抄家得来的很多书,经史子集,各种各样的书都有。我们白天出工,晚上一灯如豆,我和我父亲对坐读书。《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都是那时候背诵下来的。我现在写书,古书上的话可以信手拈来,主要是因为这份童子功。可惜我的父亲来不及看到《雍正王朝》就去世了。我把这本书献给他,也希望读者能喜爱这本书。

目 次

极权主义下的道德抉择

——嘉靖与海瑞的意志对决	胡忠信 1
无中生有写大明	刘和平 1

楔 子	1
第 一 章	3
第 二 章	35
第 三 章	63
第 四 章	88
第 五 章	113
第 六 章	137
第 七 章	170
第 八 章	198
第 九 章	220
第 十 章	244
第 十 一 章	270
第 十 二 章	308
第 十 三 章	335
第 十 四 章	360
第 十 五 章	392
第 十 六 章	420
第 十 七 章	446

第十八章	475
第十九章	503
第二十章	526
第二十一章	547
第二十二章	571
第二十三章	595
第二十四章	623
第二十五章	656
第二十六章	678
第二十七章	714
第二十八章	743
第二十九章	771
第三十章	795
第三十一章	824
第三十二章	853
第三十三章	877
第三十四章	904
第三十五章	933
第三十六章	959
第三十七章	985
第三十八章	1010
第三十九章	1029

“我已经说了，宫内开支无度，阁衙上下贪墨，国库空虚，民不聊生，这是上天示警！”周云逸的眼仍然只望着天空那颗“异象”的太阳。

“唉！”他身后问话的那个太监失望地发出了一声叹息，声虽不大，却透着恐怖。周云逸身边四名东厂行刑太监的四根廷杖立刻动了，前两根从他的腋下穿过架起上身，后两根同时向后腿弯处击去。周云逸跪下了。前两根架他的廷杖往后又一抽，他的身躯便趴在了午门的砖地上，四只脚立刻踩在他的两只手背和两个后脚跟上，周云逸呈“大”字形被紧紧地踩住了。接着，四个东厂太监的目光都望向了午门方向那个问话的太监。

奉旨问话的是东厂提督太监冯保，他犹疑了片刻，还是没有下令行刑，踱到周云逸的身边，慢慢蹲了下去，贴在他的耳边，声音透着悲悯：“明天就是大年三十了，你的家人都在等你过年哪。你就不能改个说法？”

周云逸的头紧贴着砖石地面，闭上了两眼，也闭上了嘴，只有两滴泪珠从眼角冒了出来。冯保失望了，倏地站了起来：“我再问你一句，这些话是谁教你对皇上说的？”周云逸仍然闭着眼：“我是大明朝观天象的官员，传天意于天子，除了上天，没有谁能教我！”冯保退后了一步，不再看他，两只呈外八字站着的脚尖突然向内一转，站成了内八字：“廷杖吧。”

这是死杖的信号！四个太监的目光一碰，然后四双眼睛都闭上了，四根廷杖轮番猛击向周云逸后背腰间肾脏的部位。

每一杖下去都没有声音，也没有血渍从袍服上渗出来，击碎的都是内脏，鲜血立刻从周云逸的嘴鼻间喷了出来。

二十杖片刻便打完了，前两根廷杖贴着地面从周云逸的两腋下穿了过去，把他的上半身往上一抬。周云逸的头软软地垂着，上半身也软软地垂着。冯保又蹲了下去，捧起了他的头，扯下他的一根头发伸到他的鼻孔前。那根头发纹丝未动。

冯保叹了一口气，站了起来：“通知他的家人收尸吧。”

太阳依然白白地悬在紫禁城瓦蓝的上空，冷冷地普照着从嘉靖二十一年来就已经没有皇上居住的这九千余间宫室的每个屋顶。

第一章

被大火烧了万寿宫而迁居到玉熙宫的嘉靖，把自己关在宫内那间自名为谨身精舍的丹房里，只好向天下臣民颁罪己诏了。大意是：皆因朕躬敬天不诚，上天才不降瑞雪，万方有罪，罪在朕躬一人。从嘉靖四十年正月初一至正月十五朕将独自在西苑玉熙宫斋戒祈雪。上天念朕一点诚心，自当降瑞雪佑我大明，佑我臣民。

内阁自首辅严嵩以降，司礼监自掌印太监吕芳以降随之纷纷表态，天不降雪，罪在内阁，罪在司礼监，罪在臣工。所有在京官员年节间概不许升烟食荤，以分君父之忧。内阁和司礼监联署的告示就贴在午门的墙上。至于各人的深宅后院内是否依然在偷偷地传杯递盏浅斟低唱，这个年过得毕竟太过尴尬，有些忐忑，担心的是正月十五前皇上还祈不下雪来，天子一怒，大火烧到谁的头上，实在风向难测。

竟这般快，转眼就到了正月十五的寅时。这几日天上倒是有了阴云，此时西苑上空虽黑沉沉地不见星光，却仍然看不出有降雪的迹象。而天明后，大明朝最让人头疼的年度财政会议照例要在御前召开。斋戒了十五天的嘉靖到这时竟还是未能祈下一片雪来。天颜如何面对，与会的内阁五大阁员和司礼监五大秉笔太监这一关先就过不去。一场谁该承担罪责的御前争吵很可能立刻引发严党和清流派的短兵相接，而这场短兵相接不知又要牵涉到多少人的身家性命。

除夕的爆竹、元宵的灯火。雪没下，灯笼照旧要点。宫里的规矩比民间早一晚点灯，这天所有的太监和宫女都要在丑时末起床、寅时初点灯。人影幢幢，西苑各处殿宇的屋檐下一盏盏灯笼次第点亮了，渐渐粘连成一片片的红。远远看去，那一片片的红映衬着天空无边

的黑，一座座巨大的殿宇檐顶就像漂浮在下红上黑的半空中。

一个太监抱起另一个太监的双腿在点又一盏灯笼，被抱的太监大约是由于手冻得有些麻木，那火绒擦了几下仍没点燃：“鬼老天，又不下雪，还贼冷贼冷的。”抱他的太监一惊：“闭上你的臭嘴。让人听见了，今天再不下雪，招打的人里少不了你我。”

点灯的太监终于擦燃了火绒，点亮了这盏灯笼，刚要把红纱罩套上去，突然，他的手僵住了，眼也僵住了，死死地盯住灯笼的纱罩。

红红的灯笼纱罩的左上方赫然粘着一片鹅毛般的雪！

接着又是一片！

接着又是一片！

“雪！”太监的嗓子本来就尖，他这一声又是扯着喊出来的，立刻便传遍了大内空荡荡的夜空。

无边的黑空、悄然无迹的雪花在与灯笼红光交汇时才显出了纷纷扬扬，一片片白又映着一点点红！

“下雪了！”几声惊喜的尖音在不同的几处几乎同时响起。

“谁在叫！”一个严厉的声音立刻使四处又都寂静了下来。一盏大红灯笼的偏殿宫檐下，站着冯保，站着几个他的东厂随从太监。

冯保一边伸出一只手掌接着纷纷飘下的雪花，望着上空，两眼闪着光：“降祥瑞了，老天终于降祥瑞了！我这就给皇上去报喜，然后去司礼监。你们把刚才瞎叫的几个人拉到敬事房去。在我报祥瑞之前，有谁敢再吭一声，立马打死！”

“是。”那几个精壮的东厂太监立刻奔了开去。

冯保也立刻大步向玉熙宫方向奔去。

与此同时，玉熙宫相反方向的司礼监值房里，被堆满了寸长银炭的两个白云铜大火盆烧得红彤彤的，与屋梁上吊下来的几盏红灯笼上下辉映，暖红成一片。可挨着北墙一溜五把黄花梨木圈椅上坐着的五大太监心情既不红也不暖，一个个都沉默着，跪在脚前的小太监们也都屏着呼吸在给他们脱下暖鞋换上上朝的靴子，站在身后的小

太监们在给他们的脖子上轻轻围上白狐皮围脖。

突然厚厚的门帘掀进来一阵寒风，一个在外院当值的太监喘着气，兴奋得满脸通红，几乎是跌撞着闯了进来。

那太监一进屋，就对着坐在正中的那个大太监扑通跪了下来：“恭喜老祖宗！恭喜各位爷爷！下雪了，老天爷下瑞雪了！好大的瑞雪！”

几乎是同时，五大太监同时站了起来。

两边的四大太监都是急着想出门看雪的样子，但都没举步，把目光全望向正中那个太监。

站在正中的便是被外朝称为内相、内廷称为老祖宗的司礼监掌印太监吕芳，目光中掠过的喜色显出他也十分兴奋，但沉着气，像是有意不急出去，只是把目光望向门帘，他那双眼好像透过帘子也能看见屋外的大雪。

“皇上有德呀！”在任何时候，吕芳说出来的话都透着大内十万总管的身份，“看看去。”说完这两句话他才率先向门帘走去。

屋外，在一片灯笼的红光中雪下得比刚才更大了，好一番祥瑞！

“皇上这时应该正在精舍打坐吧？”站在吕芳右侧的那个太监问道。

“应该是。”吕芳左侧的大太监接道。

吕芳点了点头，说：“议事的时辰也快到了，我们几个一起去给万岁爷报祥瑞吧。”

“老祖宗。”刚才那个前来报喜的太监凑到吕芳的身后，“奴婢听说冯公公压着大家伙儿不许吭声，自己已抢先给皇上报祥瑞去了！”

“有这回事？”吕芳长长的眉毛不经意地抖动了一下。

“好嘛。”站在吕芳左侧的秉笔太监陈洪声音又细又冷，“抢着报了这个喜，皇上一高兴，说不准就让他冯保取代咱们几个了。”

吕芳接道：“那咱们就再等等，等他给皇上报了喜，也该上咱们这儿来装装样子了。”

话刚落音，大雪中一个小太监打着灯笼领着冯保从院子的月门

里进来了。

“哟！干爹和各位师兄都知道了！”冯保说着就在吕芳面前的台阶下冒着雪跪了下来，“儿子给干爹贺喜了，给各位师兄贺喜了。有了这场雪，皇上高兴，干爹和师兄们的差事便办得更好了。”磕了个头，他便站了起来，满脸恭顺地望着吕芳。

吕芳脸上推着笑：“降瑞雪的事皇上都知道了？”

冯保连忙答道：“回干爹的话，儿子已经替干爹向皇上报了祥瑞了。”

吕芳又追问了一句：“皇上听了喜讯说什么了？”

冯保默了一下，答道：“儿子是跪在殿门外报的喜，皇上的面也没见着。只听见里边的铜磬响了一声，这也就是说皇上他老人家已经知道……”

“我还以为皇上一高兴就赏你进了司礼监呢。”吕芳打断了他的话，脸上仍然笑着。

一直没有吭声的司礼监四大秉笔太监的目光一下子全望向了冯保。

冯保一愣，僵在那里。

原来就说冯保坏话的那个陈洪紧接着说道：“是呀，我们这些人也是该挪挪位置了。”

冯保脸色陡变，对着吕芳和四大秉笔太监扑通一下跪了下去，接着扬起两只手掌在自己的两边脸颊上狠劲地抽了起来：“儿子该死！儿子该死！儿子原只想替干爹和各位师兄早点向皇上报个喜兴，死了也没有别的心思！”

吕芳不再看他，对站在两侧的四个秉笔太监说：“内阁那几个人也该快到了，我们走吧。”

披风和白狐皮袖筒是早就拿在手里的，他们身后的几个太监立刻给五个人披的披系上披风，套的套上狐皮袖筒。紧接着院子里五顶盖着油布的抬舆上的油布也掀开了。吕芳和四大秉笔太监走下台阶坐上抬舆，各自的太监又把一块出锋的皮毡盖在他们的膝上。